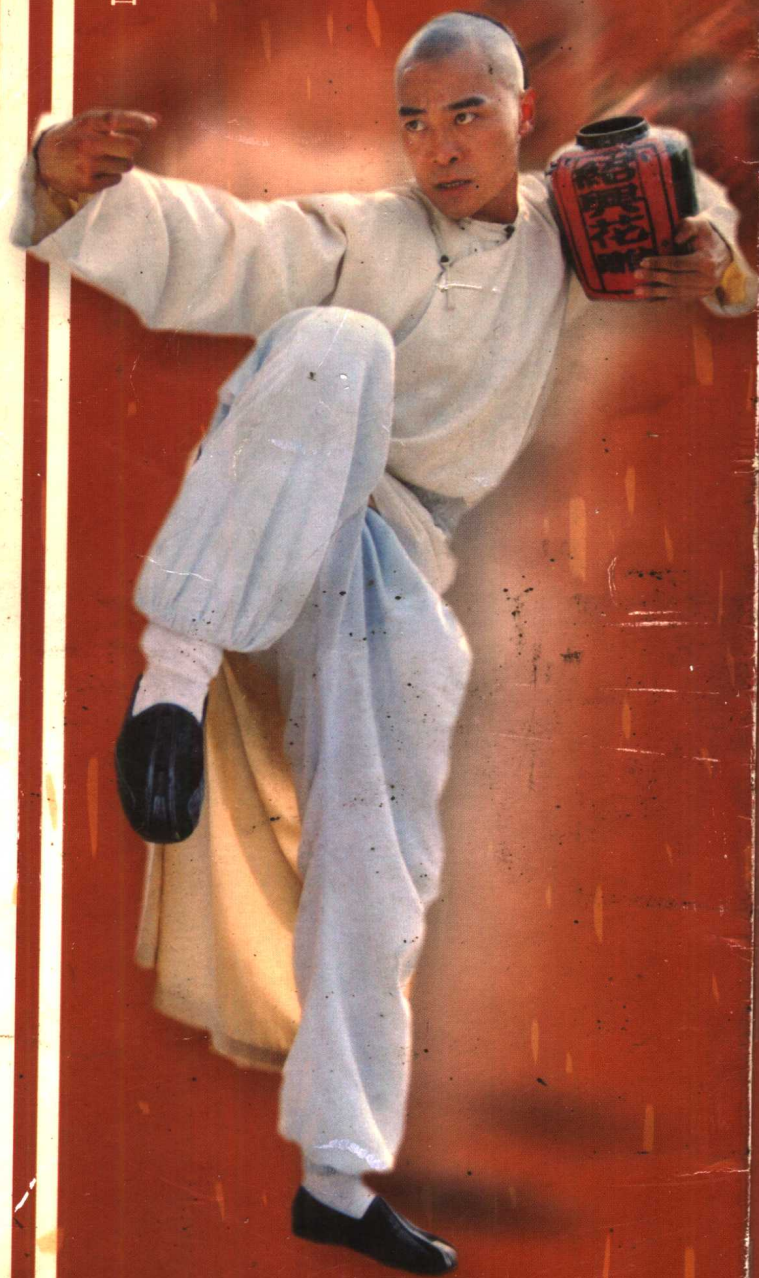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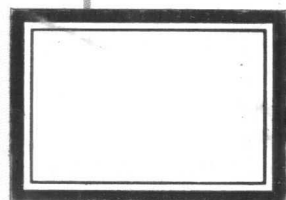


叶镇华 著

醉拳张三



群众出版社



太极拳张三

叶镇华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醉拳张三/叶镇华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4. 7
ISBN 7-5014-3232-5

I. 醉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3589 号

醉拳张三

著 者: 叶镇华
责任编辑: 张 晔
封面设计: 王 子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印 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188 千字
印 张: 11.5
版 次: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14-3232-5/I · 1370
印 数: 0001-4000 册
定 价: 21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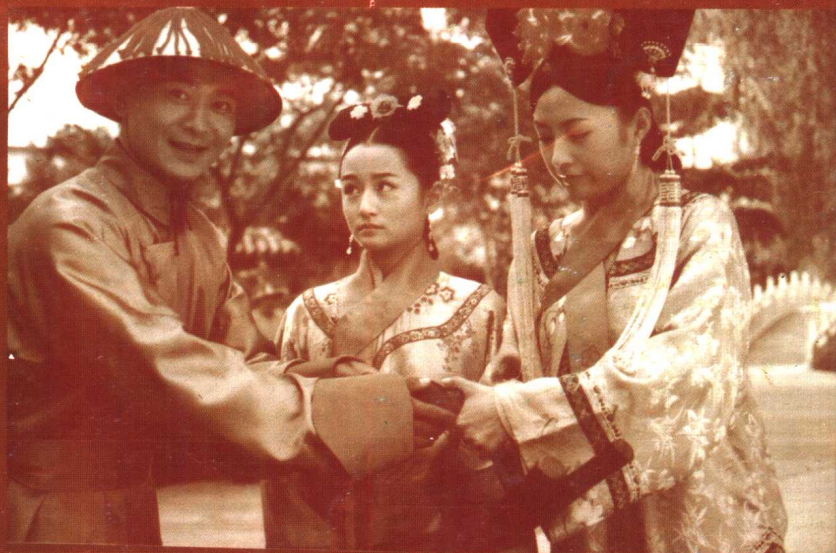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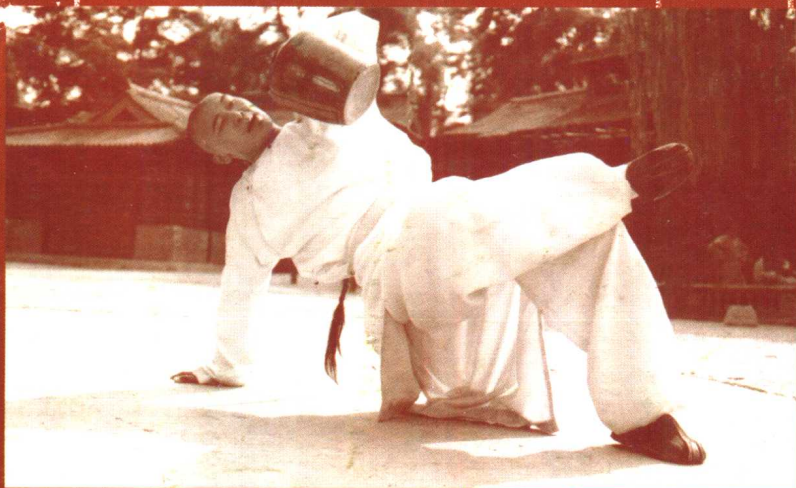


本书同名电视连续剧的投资人：董西川（中）、叶镇华（右二）与演员合影。



本书同名电视连续剧的导演、编剧叶镇华（左）与演员讨论剧本。







第一章

光绪年间。湖南湘江江边的一个小镇。小镇里有一户张记酿酒坊。这一天,天气晴朗,酿酒坊像往常一样喧闹而又忙碌。汗如雨下的酿酒工人,不停地翻动着大锅里的酿酒原料,有的工人忙碌地搬运着木桶及酒桶。从酿酒坊长廊的一边走来张记酒坊的张老爷同他的三儿子张三。张老爷拄着拐杖,脸色不太好看,行动有些迟缓,但很稳重,神情严肃,一步一步走着。张三低着头,跟在父亲身后,神情有一点点无奈和不耐烦,偶尔用眼角瞟一眼父亲和四周,六个身着黑色短打功夫衫的家丁,各自手拿木棍,两人肩上带着成捆的粗麻绳,六人面无表情,跟在张三身后。

众人慢慢来到一石门外,停住了。张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,显得有点无奈。这时张老爷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大串钥匙,动作娴熟地将一大串钥匙在手指上急速转动一圈,立刻挑出了打开石门的钥匙,将石门打开,他声音不高,但很威严地说道:“门外守候!”众家丁齐声应道:“是!”张老爷带着张三走进石室,石室的门随后重重关上。

石屋密室内,张老爷带着张三穿行在一桶桶装酒的大木桶之间。密室是一间颇具规模的藏酒库,不同年份、不同品质的酒装在木桶里,垒放整齐。张氏父子来到写有“太白醉”字样的大

酒缸面前。张老爷小心揭开缸盖，闭上眼睛，用鼻子品味着酒的醇香，然后，慢慢睁开眼睛，满意地轻轻点点头。

只见张老爷拿出酒勺，舀出一小勺太白醉，递给张三：“你来品味一下口感。”张三微微皱着眉头，接过酒勺，犹豫片刻，喝了一口，但立刻又全都吐了出来。

张老爷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口感如何？”张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微皱眉头：“有点辣！”张老爷依然不动声色：“再品尝入喉的感觉。”

张三望着酒勺中的太白醉，面露为难之色：“爹，我实在不是试酒这块料！每月试酒两次，我每次必醉。嘴沾酒就过敏，喝一口就要小醉，喝二口就已头晕，喝三口就会大醉。唉！爹，两年来，你看我为了试酒，醉过多少次！人家都笑话我是醉鬼。”

张老爷苦笑道：“唉！我难道不知道你不宜饮酒吗？可是，自从我中风，身体不行之后，我们张家酿酒坊的出窖酒不让你试，还能让别人去试吗？”张三无奈地说：“爹，干脆让其他酿酒师傅来试。他们又能喝，又会品，一试肯定不会出差错！”

张老爷苦笑着摇摇头：“这试酒关系着我们祖传秘方，怎么能让外人参与呢？如果让外人掌握了我们的祖传秘方，那不等于把家财送给外人嘛！绝不可让外人试酒。三儿，快，再品品入喉的感觉。”张三皱着眉头，惊讶道：“还是要试呀？！”

张老爷板着脸，双眼直视着儿子，张三无奈地望一眼父亲，强忍着又喝了一口酒，他含在口里，迟迟不愿咽下。

张老爷见状严厉地喝道：“喝下去！”张三双眼一闭，将酒咽到肚子里。

张老爷追问：“喉咙有何感觉？”张三边品味边说道：“入喉倒不辣，醇香有余味。只是……酒在肚子里觉得像有团旺火，烧得人热血沸腾，整个人好似有些发飘，不过，双眼并不发花，脚还能站得住。”他说话间已经有些醉态。

张老爷边听着，边点头道：“这正是太白醉佳酿的特点。不

错，你试酒已经很地道了，这我也就放心了！我们张家酿酒坊以后就靠你了！”

张三有些站不稳似的，口齿不清，连连摆手道：“爹，别……别……还是别靠我吧。”

张老爷面露微笑，伸出五个手指，在张三面前晃了晃，试探道：“这是几？”张三口齿不清：“五……”张老爷又试探道：“五加五，又乘上五，等于几？”张三摇晃着：“等于……五十。”

张老爷这才放心地微笑着，点点头说道：“儿子，你还没醉嘛。”说着从暗格中拿出调酒秘方，他动作熟练而准确地将这些秘方按各自的分量注入酒缸内，然后，小心翼翼地重新封盖好酒缸，面露得意地走去打开石门，招呼门外的家丁：“进来抬酒。”门外的家丁齐声道：“是！”六家丁拿着木棍、粗绳，急忙进来抬酒。

张老爷拄着拐杖，脚步轻快地跟在抬着酒缸的家丁后面，此时的张三脚步不稳，摇摇晃晃地跟在众人后面，离开了密室。

张记酒铺大门外，鞭炮轰响，硝烟弥漫，爆竹纸屑纷飞，锣鼓齐鸣，热闹非凡。众客人和街坊都纷纷围观而来，张三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走出来，欢迎大家。

众街坊七嘴八舌地恭贺道：“酒坊又出好酒了！恭喜！恭喜！”张母忙笑着答谢：“多谢大家！多谢各位街坊同客人们的捧场！”张母答谢完众人，返身回酒铺。张母喜悦地向酒铺掌柜说：“掌柜，今天这太白醉看来很受欢迎呀！”掌柜高兴地答道：“是啊，昨天就有好几个客人预定了咱们的太白醉！”

这时，张三从后院来到酒铺，手里拿着一瓶药酒，张母一见张三忙问道：“张三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”张三：“娘，我去武馆送药酒给师兄。”张母担心道：“你刚试了酒，身上的酒劲还没缓过去呢，别出门了。”张三连连摆手道：“没事，娘，我早去早回。”

张母见三儿子晃晃悠悠地走出去，急忙叫一名家丁跟随：“你跟着三少爷去，路上要多注意点儿。”这名家丁急忙跟随而

去,张母又继续在酒铺里忙碌着。

镇上集市。两名轿夫抬着一顶小轿,经过街市的一个酒楼门口。忽然,从酒楼里走出三名醉醺醺的日本浪人拦住了小轿。一个日本浪人恶狠狠地问道:“里面的,什么的干活?!让我们看看!”轿夫忙阻拦道:“不行!不行!”另一名日本浪人一抬手将那个轿夫推得远远地摔在地上。日本浪人一掀轿帘,貌若天仙的宣若彤坐在里面,惊恐不安。这名日本浪人一见若彤,立刻眼睛放光,色迷迷地微笑起来:“花姑娘!漂亮的花姑娘!”轿内的若彤惊恐地问道:“你们想干什么?!”日本浪人色迷迷地伸出手:“科娃依!花姑娘!”说着,要去摸宣若彤。

突然,一只有力的手捉住了日本浪人那只伸过去的手。日本浪人扭头一看,是张三大义凛然地直视着他们,三个日本浪人露出不屑一顾的轻蔑冷笑。被张三紧紧握住手的那个日本浪人一甩手,想将张三的手甩掉,不料,张三的手却丝毫未动,紧紧地钳住了日本浪人的手,反而一使劲,将这名日本浪人从宣若彤身边拽开。登时,被甩开的日本浪人倒退了几步,他恼羞成怒,站稳脚步,嚙地拔出军刀,围观人群发出了一声惊呼:“啊!”宣若彤此时也惊讶得瞪大了眼,说不出话来。日本浪人涨红了脸,鼓起眼球,举起军刀,嘴里哇哇大叫着向张三冲过来:“死了死了的有……”张三毫不畏惧,抽出轿棍,与这个日本浪人大打起来。张三巧妙地用棍对刀,不时地用鸳鸯腿将日本浪人打倒在地。

围观的人一时拍手叫好:“好……张三打得好!”

另两名日本浪人见状,也拔刀冲了过来。张三急忙挥动轿棍,左抵右挡,但没有几下,轿棍被刀砍成短棍,形势对张三极为不利。张三这时急中生智地用短棍护身,并用鸳鸯腿和螳螂拳抗击这三名日本浪人。尾随张三而来的家丁急忙拨开众人,匆匆向武馆跑去。

镇上的另一边,李彩莲手提两把菜刀,正急匆匆地跑过来,

与张三家的家丁撞个满怀。李彩莲心急地问道：“我未来相公在哪?!”家丁着急地答道：“三少爷正和日本人打着呢！我去武馆叫人！”说完急匆匆地朝武馆方向跑去。李彩莲大喊一声：“相公不用怕！李彩莲来了……”，说着舞动两把大菜刀，冲入人群。

张三正和日本人周旋，忽然听到彩莲一声高喊，一分神，露出破绽，日本浪人举刀向张三后背砍来。众人惊呼：“啊！张三小心！”宣若彤见状，急忙用轿棍绊倒了冲过来的日本浪人，那个日本浪人扑空，一头栽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啃泥。

李彩莲愤怒地喝道：“好大胆！三个敢欺负我未来相公一个！看刀！”说着李彩莲舞动着两把菜刀，玩命似的向日本浪人砍去。这三个日本浪人见状，急忙躲闪、逃窜。李彩莲不依不饶，追着砍杀，几次差点把围观者砍到，吓得围观人群一阵又一阵惊呼，顿时一片混乱。三个日本浪人趁机冲出人群，逃命而去，李彩莲杀得性起：“哪里逃！拿命来……”追着日本浪人而去。

宣若彤从轿中出来，感谢张三：“张三，多谢你！”张三有些腼腆地说：“这么客气就太见外了，按辈分，我还得叫你一声堂表姨，我们两家是亲戚，只是，你家是望门大户，我们小户人家平时也不敢轻易打扰，所以，走动就少了。”若彤微笑道：“我看你说这一大通，倒真是见外的话。既然知道是亲戚，就不应该分什么大户、小户，应该相互多走动、多来往才对。”

张三兴奋地说：“那是！那是！如果有时间，不如我们去镇上看戏，听说来了一个不错的戏班子。”若彤笑了笑说：“有时间再看……”

这时彩莲忽然气喘嘘嘘地跑了回来，她来到若彤面前仍气不平地说：“哼！那帮兔崽子腿短跑得倒快！不然，非让他们尝尝本姑娘的菜刀不可！”若彤感激道：“彩莲，谢谢你！”

彩莲一摆手，豪爽地对若彤说：“谢我干嘛！要谢得谢谢我这未来的相公！是他该出手时就出手！”张三无奈地苦笑着，尴

尬不已。

彩莲来到张三面前，体贴地问道：“张三，你没事吧？没伤着吧？”张三连连摆手：“没事！没事！”

“你看你，喝了酒，又和日本人干了一仗，头上都冒汗了。”彩莲边拍着张三的后背边关心地说着，她正要给张三擦头上的汗，张三却赶忙避开，自己擦汗。彩莲关心道：“你不能喝酒，就别喝了。下次，我去和老爷说，不能硬逼着你喝嘛。人家说了，酒是穿肠毒药呀！老爷干嘛要逼着自己儿子次次去喝毒药呢！”张三尴尬地点着头，敷衍着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若彤看着张三的尴尬和彩莲的豪爽，偷偷笑了。

这时家丁带着武馆杜师兄和师弟赶到。杜师兄急切地问道：“张三，你没事吧？”张三应道：“没事了。”彩莲却得意地对杜师兄说：“我们没事。差一点儿，那几个日本兔崽子就有事了！”张三忙打断彩莲：“杜师兄，我带了药酒给你们。我们去武馆吧。”杜师兄点点头：“既然没事，那我们走吧。”张三回头向若彤道别：“再见。”若彤点点头：“再见。”

彩莲见张三要离去，便对他说：“我送若彤小姐回去，你走吧。”张三点点头，和杜师兄、师弟、家丁离去。

彩莲见众人离去，便对若彤说：“若彤，走吧。我护送你回家，看谁还敢欺负你！”若彤冲彩莲感谢地笑笑，点点头。

彩莲护送若彤回家，两人一边走，一边聊着。彩莲向若彤说道：“若彤小姐，你是大家闺秀，望门千金，又生得如花似玉，不应该像我这样随便抛头露面，免得那些坏人、歹人居心不良！”若彤心存感激地说：“彩莲，这次多亏你这个本镇无人不识的泼辣西施李彩莲挥刀相救！”彩莲不好意思地答道：“若彤小姐，你这是笑话我呢。”若彤真诚地说道：“彩莲，我是真心感谢你的呀！我有时候，真羡慕你这样豪爽、开朗的性格。”彩莲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。我彩莲是个粗人。怎么能和又斯文、又漂亮的小姐你相比呢？”若彤说：“彩莲，我们都是在一起

长大的姐妹，别总是小姐长小姐短的，我们应该像好姐妹一样才对呀。”彩莲听了若彤的话很高兴：“好啊！我早就不喜欢叫你小姐了，可又怕你不高兴，既然你现在自己说了，那以后，我就叫你若彤吧！”若彤高兴地点点头，随后问道：“彩莲，你和张三什么时候办婚事呀？”彩莲闻言害羞地说道：“这个……我也不知道。听长辈说，虽然我和张三是指腹为婚，但我们要成婚，必须等两个人都更加成熟、懂事之后。”若彤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彩莲困惑地摇摇头：“我也不太清楚。好像是说，让我们相互之间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，让张三事业上有所建树。而我自己，也应该为将来做一名贤内助而努力。”若彤点点头，表示同意：“这个想法不错。看来张三的长辈还是很明白事理、很开明的人呀！并不是急着一味地要看孙子、重孙子辈的人。”

彩莲和若彤二人继续一边说着，一边走着。

武馆内，张三正被杜师兄教训。

杜师兄：“张三，明知道自己不能喝酒，为何却要喝醉？！”张三：“师兄，你也知道，我没办法。父命难违。每月一次的试酒，我不能喝也得喝，一喝就醉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杜师兄：“就算在家试酒喝醉，也不应该到大街上借酒闹事，成何体统？！”张三：“师兄，我没闹事。我是打抱不平，救了宣若彤小姐呀！”

杜师兄：“就算你打抱不平。那你为何还不好好练功？！好好反省反省自己。不如此，怎么能为朝廷建功立业，光宗耀祖？！”张三心中不情愿，但嘴上却说：“师兄教训的是。”

杜师兄：“你今后要勤奋习武！知道吗？”张三点点头：“知道！”

杜师兄：“你今后要努力读书！知道吗？”张三：“知道！”

杜师兄：“你今后要孝顺父母！知道吗？”张三：“知道！”

杜师兄：“你今后要建功立业，为国效劳，知道吗？”张三：“知

道！”

杜师兄满意地点点头：“既然你明白了这些道理。今天喝酒打架之事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你要给其他师弟带个好头！”张三：“知道！”

杜师兄：“其他人，都像你张三师兄一样，扎马庄练功！”众师弟一听，露出苦笑：“我们也要挨罚呀？”杜师兄严厉地教训道：“不是挨罚，是向你张三师兄学习，刻苦勤奋。”众师弟无奈地应道：“是。”

众人只好扎马练功，张三偷偷看了看众人，悄悄偷笑。

“豆腐李”豆腐店内。李彩莲坐在柜台里面发愣，想着心事。彩莲父亲正忙碌着，看到彩莲在那里发呆，想心事，不禁皱眉头，不悦地对彩莲说：“彩莲呀！在外面玩了半天了。回来也不赶紧帮老爸收拾店面，还坐在那里偷懒。”

彩莲闻言，觉得委屈：“人家哪里是去玩呀？我是去见义勇为！”停了一下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，调戏民女！还敢和张三作对！真是找死！哼！”一副义愤难平的样子。彩莲又扭过头对父亲撒娇道：“爹，刚才不是都跟你说了经过了嘛！你不心疼人家，还责备我。”

莲父轻轻叹息道：“傻女儿，老爸怎么会不心疼你呢？我就你这么个女儿。可怜你娘去世早，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，我开这豆腐店，你跟着我吃苦受累，像个男孩子一样任性。”

彩莲又委屈又心酸地说：“爹，你别说了。再说，我都想哭了。我知道要改，但又不知道怎么改。就因为我野得像个男孩子，到时候连婆家也不敢要了。”

莲父闻言连忙宽慰道：“谁说婆家不敢要？我这么好的女儿，他张家敢悔婚？！这可是指腹为婚，三媒六婆定的亲！铁板钉钉。想跑也跑不了！”

彩莲仍一副委屈的模样：“可人家张家就是不来提定亲完婚

的事情。张三见了我，也总是客客气气，不像对其他人那样热情。在他眼里，我还不如其他女孩子呢。”彩莲说着，想着，心酸地落下泪来。

莲父心疼彩莲，长长地叹息道：“孩子，别着急！张三他是你的未来相公，在外人面前，自然要显得矜持一点。他张家要有另外的想法，张三要敢有二心，我绝不答应！老爸今晚就去张家走一趟，问问他们。”

彩莲不好意思地对父亲说：“哪有自己跑上门去问的呀？”莲父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为了我女儿，我怕什么！”彩莲听了，轻轻松了一口气。

张三和四个师弟仍在扎马庄练功。张三尚可支撑，但其他四人已经东倒西歪，受不了，四个师弟都体力不支，瘫坐在地上。

大师弟：“练了这么久，师兄怎么也不让我们收了呀！”二师弟出去探看情况，片刻回来向众人汇报道：“杜师兄在午睡呢！正打着响呼噜呢！”

张三一听，马上不练了：“他在午睡！那我还练什么劲呀！”三师弟凑到张三跟前说：“不如我们趁他在午睡，出去玩玩。”

张三赞同道：“好呀！去哪玩？”大师弟思索片刻，说：“去哪玩？先出去了再说，哪好玩，去哪呗。”二师弟兴奋地说：“那快走吧！”

张三扭头指着小师弟，说：“你最小，你留下。如果杜师兄醒过来问起我们四个，你就说，我们出外练功去了。”小师弟委屈而无奈地说：“怎么每次都是我留下呀！”

张三和三个师弟异口同声说道：“你最小！”说完，他们急忙悄悄溜走了。

宣府大院内。若彤正在向六名少女学生讲授新思想和知识。

若彤：“中国的传统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。但如果女子都没有才能，又怎么能自立，女子不能自立，又怎么可能自强？你们要记住，将来社会发展，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会地位。身为女子，我们应该从学习文化、识字、读书开始自强自立。只有这样，将来的社会，才可能有我们真正的立足之地……”

围墙的墙头上，张三和三个师弟正趴在墙头上，偷听若彤讲课。张三更是一边听着若彤讲课，一边陶醉于若彤的风采，不禁联想翩翩，做起白日梦——张三手执长剑，娴熟舞动，身手敏捷，花样叠出。在一旁，若彤拿着书卷，欣赏着张三舞剑，看得出神投入。张三舞剑完毕，若彤不禁拍手鼓掌。张三和若彤立刻四目交投，深情款款。若彤看到张三头上舞剑冒汗，急忙拿出手帕，给张三擦汗。但张三头上的汗却奇怪地越擦越多，原来，张三头上下起了大雨。而更奇怪的是，若彤那边却没有一点雨丝……

张三睡的正香，只见奶妈一盆冷水兜头浇向张三。张三从梦中惊醒，见自己满身是水，但并不气恼，也不尴尬，反而笑嘻嘻地冲若彤挥挥手。奶妈面露不悦：“有你这么野的人吗！爬人家的墙头！”

张三向奶妈做个鬼脸，笑道：“我这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嘛。若彤，多谢你，让我又懂了不少道理。”奶妈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还不快点下去！偷看人家女孩子！我要告诉老爷，让官府抓你！”

张三笑嘻嘻地对奶妈说道：“不用惊动官府，我这就走了。”说着，向若彤挥了挥手：“再见，若彤。”随即又对奶妈说：“奶妈，对不起，让你生气了！再见！”说完，他笑嘻嘻地挥挥手，跳下墙头，一溜烟地走了。

奶妈来到若彤近前，愧疚道：“小姐，都是我不好，让这野小子偷看到了！我以后一定注意，绝不会再这样！”

若彤笑了笑，说：“奶妈，这没什么，他想听，就让他听呗。让他进来听课都可以。”奶妈闻言连连摆手：“那怎么行！你们都是